

不可饶恕的人

「日」辻原登／著

周保雄 戴建方／译

下

014058393

I313.45

907

V2

不可饶恕的人

〔日〕辻原登／著

周保雄 戴建方／译



下

1313.45

907

V2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北航

C174514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可饶恕的人/(日)辻原登著;周保雄,戴建方
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4.8

ISBN 978-7-5473-0648-2

I. ①不… II. ①辻… ②周… ③戴… III. ①长篇小
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7785 号

不可饶恕的人(上、下册)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20 毫米 1/16

字 数:566 千字

印 张:38.25 插页 2

版 次:2014 年 8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648-2

定 价:68.00 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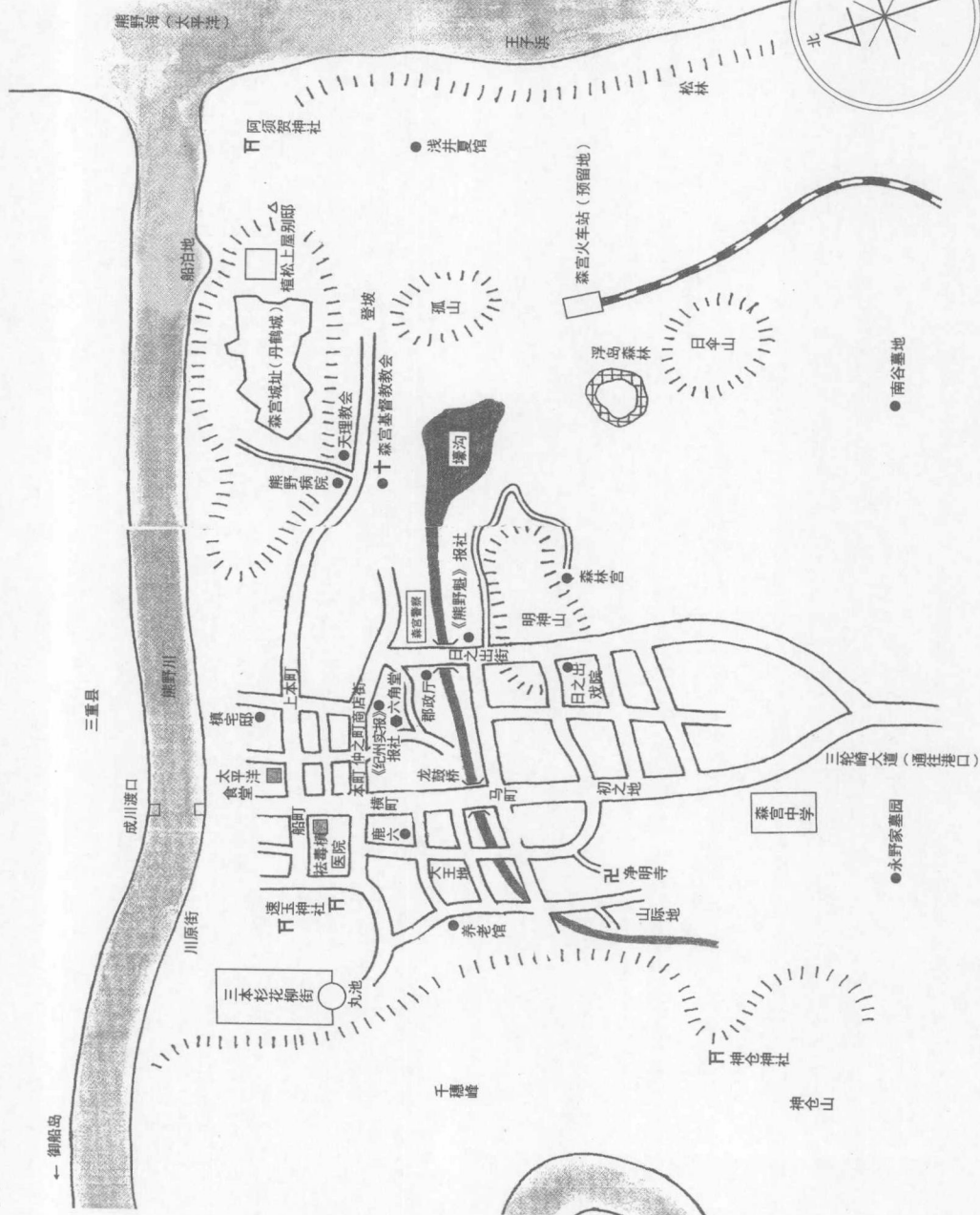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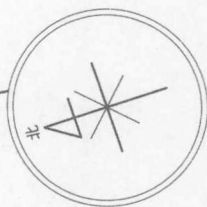
主要上场人物

榎隆光	在森宫镇开办榎医师诊所的医生,组织“反歧视医疗服务团”。在日俄战争中途以随军医生身份自愿奔赴中国东北
西千春	榎隆光美貌侄女
若林勉	榎隆光外甥,千春堂兄,建筑设计师,正患肺结核
六角堂芳久	榎隆光哥哥,经营药房
滨中满	熊野革命五人团之一人,逃避征兵令,返回森宫镇
澄子(鹰千代)	原榎隆光家女佣
“风笛”	榎心爱之马
中谷守一	钟表匠
中森奈良之进	路灯工
坂正巳	泥瓦匠,从战场返乡
谷晃之	总部设在京都的佛教庞大教派宗主
上林道助	北阳电气铁路修建筹委会事务局长
永野忠庸	森宫第十代藩主忠良长子,陆军步兵少佐。在日俄战争中身负重伤
永野夫人	永野忠庸妻子
左巴君枝	前《熊野魁报》记者,千春远房表姐
鸟子薰	森宫警察署署长,野心家
“棕精灵”	鸟子养的纪州犬

主要人物

浅井铁也	经营煤矿和银行的城里实力派人物	浅井 铁也
中子菊子	统领中驹帮女头领,迷恋上楨隆光	中子 菊子
石光真清	大尉,第二军司令部副官	石光 真清
马渊晴彦	永野夫人外甥,近卫骑兵第一旅团所属士官	马渊 晴彦
森林太郎	第二军军医部长参加日俄战争	森林 太郎
金子须贺	接替左巴君枝到《熊野魁》报社担任记者	金子 须贺
幸德秋水 (德米特里)	革命家,主张反战论,辞去《万朝报》工作	幸德 秋水 (德米特里)

森 宫 镇



目 录

第八篇	1
第九篇	31
第十篇	73
第十一篇	85
第十二篇	111
第十三篇	131
第十四篇	150
第十五篇	161
第十六篇	176
第十七篇	198
第十八篇	210
第十九篇	221
第二十篇	234
第二十一篇	243
译后记	281

第八篇

1

永野夫人和千春在等候沃勒牧师。两个人并排就座，书桌上英语教材翻开着，在这上方，一缕光线从绘有圣母玛利亚的彩色玻璃小窗灿灿地射来。

千春郑重其事地将带来的小包裹悄悄地递交给夫人，压低嗓音说：

“这个，祛毒医生说是给太太您的。”

“啊，是什么呀？”

夫人伸展麻木的右肘，桌子发出“嘎”的一声，是桌腿长度不一致所致。

放大镜。千春说道。

夫人一解开柔软的白色和纸包裹，就呈现出玳瑁单片眼镜。夫人将它戴上，瞧了一瞧英语教材。

“怎么样？”

千春担心地问道。

“I have a good feeling!”

夫人说。

2

在得利寺停车场，石光真清、永野忠庸、橘周太等第二军高级军官，再加

上佛教僧人左伯文也,对脚气病的惨状忧心忡忡,集思广益,决定邀请榎隆光。这里位置处于从旅顺经过东清铁路、向北约 130 公里处。

奥保巩率领的第二军 4 万多人在金州、南山之战中获胜,不流血占领大连,将抚顺孤立起来。随后,他将攻打旅顺任务交给乃木希典大将第三军,自己则率军沿着铁路线北上,继续向拉子山、南瓦房店进军。6 月 13 日,刚好靠近得利寺附近时,与南下的沙俄大军相遇。斯塔盖尔伯格中将率领的第一西伯利亚军团 3.3 万人。

因为沙俄远东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大将原本计划引日军深入中国东北内地,在辽阳发起大决战,一举歼灭之,所以让第一西伯利亚军团南下,而非是按作战部署进行。

在这之前,永野忠庸少佐小队在普兰店附近炸毁了铁桥。远东地区总督阿雷库塞也夫逃之夭夭。在千钧一发之际幸免于难,但他强硬主张救援旅顺,甚至施加了要直接上诉尼古拉二世等压力。结果,库罗帕特金不得不向斯塔盖尔伯格下令南下出击。

这时,日军军装全部换成夏装。

这是开战以来,首次规模最大的交锋。

第二军在俄军的左翼部署第三师团(名古屋),在中央配备第五师团(广岛)。攻击开始前,形势有变:第五师团因晚出发,会师晚点,虽登陆盐大澳,但无法加入战斗;第四师团(大阪)作为左翼纵队过早北进,并失去了联络。第三师团独自面对敌人大军,不得不以一当十,陷入殊死决战。一个师团由 4 个团组成,其兵员人数约为 1.2 万。

在此情形下,必须下令让第四师团折返回来,抵挡敌人的右侧。虽接连派遣联络侦察员,但均遭哥萨克骑兵游击队追捕、枪杀。

奥保巩叫副官石光:

“今晚能突围的只有你了。”

6 月 14 日下午 9 点。

“到明日早上 4 点前,无论有什么困难,都要追赶上第四师团,下令让其转回杨家店方向,从敌人背后包抄。”

石光除了曹长外带领士兵三人,漆黑夜里仅靠指南针一个劲儿快马加鞭朝北赶。翻越丘陵,穿越树林,渡过河流,越过岩石。偶尔,在远处或近处

可听到枪声，子弹擦脸而过。他们没放慢速度，就这样勇往直前。当密探，做马贼，从哈巴罗夫斯克到哈尔滨，打听到俄军补给线时的激动心情重现。

“我中弹了！”一位部下喊了起来，连人带马倏地一声消失在黑暗里。

凌晨3点刚过，远处可见露营篝火。这是野战炮兵第十四联队的炊事房。

“司令部在哪里？”

石光大声问道。

“我来带路。”

一士兵飞奔上马。

到司令部营帐为上午4点40分。比命令迟了40分钟。石光向参谋长传达命令后就就此倒地昏了过去。

第四师团立刻折返。俄军突然被背后包抄，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正巧这时下起了倾盆大雨，中国东北一带从此日起进入雨季。中午过后第五师团陆续抵达，从中央逼近俄军。

得利寺激战之后，石光得到奥司令官批准，单枪匹马赶往大连。第二军就此向北，朝着辽阳目标方向继续前进。石光往大连去的目的是，整顿他花数年构筑起来的谍报网，到大连港迎接榎隆光。

他将预备的两匹马拴在一起，途中由军装改穿便装，进入了令人难忘的大连城。

路边的金合欢树在雨后浓烈而清澈的蓝天背景下，花朵齐放，甘醇芬芳的气味弥漫全城，中国儿童口衔白色花蕊在吸蜜。大小建筑上都飘扬着太阳旗。就在这之前还是沙俄旗帜。

从中央广场呈放射形状伸展开来的大街上，不仅是金合欢树，而且木棉树、白杨、柳树等葱郁茂盛，形成宜人惬意的林荫道。俄国人的面包房幸存下来了，看上去眼熟的一对荷兰夫妇和德国老姑娘手夹着很大的法式面包穿过大街。石光从马上点头示意，他们惊讶地停住了脚步，马上转为一副很怀旧的表情。

石光去三家中国人家转了一下。他们是他的部下，但现在两人下落不明，一人被俄国宪兵枪杀。

石光心情沉重，马蹄声在石板路上作响，独自徘徊于大连城。发现了一处熟悉的被高高砖墙围起来的小胡同，注意周围动静后就进去了。

白灰浆墙凸窗的建筑物完好无损地就在那里。这里的主人曾是他的部下，招牌也以他的名字取名，就直接写着“田中照相馆”。石光将三匹马拴在门前的树上后就伸手转门的把手。门没有上锁。他提着枪进入里面，照相馆还照旧是十个月前撤退时的样子。俄军没有破坏大连城。连日本人经营的照相馆都原封不动。

走进摄影室。照相机和照明器具在黑色罩布下都安然无事。暗室和架子也都没有被乱翻过。曾经有一天，有人来这里拍肖像照，那是远东地区总督阿雷库塞也夫，胸前挂满倾其所有的勋章作装饰。

石光在怀念之情驱使下在摄影棚中来回漫步。突然，耳边传来什么声音，是有节奏的。他朝墙上望去。挂钟的摆锤在动。两年半以前，开张的时候，是石光挑选，让东京精工舍送过来的。这只字母盘 12 英寸大钟，整个儿放在木纹花样凸显的漂亮桦木箱子里。

石光急忙取出自己的怀表，确认了现在时间后，再朝着挂钟的字母盘看。下午 2 点 12 分。两个钟表指向同一时间。

惊讶的还不止那些。在走廊的尽头，传来什么东西倒下的声音。有人在！石光又一次将刚才揣在胸口衣袋里的手枪拔了出来，按在腰部，屏住呼吸。到了走廊，朝里面前进。

来到起居室门前时，感到里面有人。听到轻微的咳嗽声、钢笔在纸上划动的声音。

“谁啊！”

石光用汉语发问。从里面传出来的动静让人提心吊胆。石光又喊了一次。话音未落，他刷地一下按住门，朝里冲了进去。一位年轻的、西装革履的白人，以举起手来的姿势，向着石光站了起来。他好像没有携带武器，举起来的右手握着派克钢笔。

“英国人？美国人？”

“是美国人。我是美国的报社派来的。”

“请放下手，坐回到椅子上。”

青年老实地坐了回去，特地将椅子朝门口附近的石光挪了过去，从

正面看了看对方的眼睛。

“您是日本人吧？”

脚下的松木拐杖掉落了。青年将它靠在墙上。刚才发出很大声音的，一定是这个吧。

“我是这家照相馆主人。有一阵子不在家里了，不过呢，日军占领了大连，所以又回来了。”

男人目光闪烁，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深蓝色的眼珠子给人印象深刻。石光联想到驱马回大连途中的蔚蓝色天空。

“我前天来到大连，想找家店冲洗放印照片，在市内转来转去的时候，发现田中照相馆就进来了，空无一人。加上无处露宿，于是……所以即使以私闯民宅罪把我交出去也无怨言啊。”

石光微笑着点头：

“我可不会干那门子事呢。相反，摄影棚里的挂钟，是你帮我上发条的吗？”

“不不，昨天中国钟表匠来过，调整后回去了。”

是阎竞吗？他可是个规规矩矩的家伙，石光嘀咕着。彼得堡、大连都有，而且森宫也有钟表匠。

不，石光提高嗓门，用右掌拍了一下脑门：

“糟了，是船到的时间了！”

飞快说着就冲到走廊上。

“我必须去迎接从日本来的客人。冲胶卷放印会给你搞的，就像迄今为止那样拜托看家。”

青年在后面追着石光到门厅。石光在前庭一跃上马，手牵着另一匹跟在其后。两匹马前后踏步。石光将马首转过来后，指着留下来的那匹马：

“你，拜托照看一下马！”

“明白了。一路走好。”

“哎呀，松木拐杖怎么样了？”

青年不敢相信似地看自己两侧。

“啊，我总算扔掉松木拐杖自由了！”

“那太好了。驾！”

石光踢了一下马腹，到了大街上。远处响起连续的汽笛音。他驱马加速。

看到了长而大的码头。几条铁路轨道绕着陡岸延伸到泊位。五艘大型轮船横靠着，要放下舷梯的是“幸运丸浦贺”号。甲板和桥楼上挤满了士兵，大家的眼神都一样俯瞰着大连城。

最早走下舷梯的是约 30 个年轻士兵，立领配金纽扣，手提大小各异的黑色箱子。短号、小号、大号、长号、大鼓、钹、单簧管、短笛等闪闪发亮，队长挥着指挥棒。他们是第四师团(大阪)军乐队，登陆后即刻步行北上，与第二军会合。

伴随着《君之代进行曲》，士兵们一个接一个步伐整齐地走下舷梯。

榎隆光等红十字会派遣的医疗护理团殿后。当军乐队演奏《战斗歌》、《拔刀队》、《敌人几万》时，他们还在后甲板上。曲子转了一圈回到《君之代进行曲》，第二遍《战斗歌》一开始，从士兵们那里传来意想不到的高亢嘹亮的歌声：

“放眼望去，一批批人涌上来；敌人大军真是有趣。”

这时，榎隆光终于提着手提箱跨上了舷梯。

“大夫，榎医生！”

感到有喊声。再一次被叫喊后，榎隆光总算可以看到石光的身影。

一下舷梯，榎隆光将手提箱放在地上，同石光紧紧握手。

“真的，你来得太好了！”

“特地来迎接，谢谢。”

两双手依旧还是握在一起。医生和军人互相确认彼此那双手具有同样坚强有力，不由地高兴起来。

“其他行李？”

“放药品等的行李有五个。”

石光马上登上舷梯去同船上事务长交涉。不一会儿就回来了。行李提取改为明日。

两人骑马上路。

“去我的照相馆吧。”

“照相馆？”

对的，石光脸上浮现出一丝顽皮的笑容。

“……啊，好香。是什么呀？”

“金合欢树。瞧，请看上面。”

两匹马从小跑变成常步，穿越一串串白色花朵组成的隧道。

“马上就到。”

一进入被高高砖墙围起来的小胡同就听见从尽头的建筑物里传来“Good-bye, My Fancy!”的优美朗诵声。

骑着马，朝朗诵的声音方向靠近的槓，也穿插了惠特曼诗歌。

“Or to what fortune, or whether I may ever see you again. (不知命运如何，也不知是否还能与你相见。)”

美国青年一直站在合欢树下，在等他们归来之间，在朗诵记得的惠特曼诗句。

“哎呀，杰克！”

“难道是！不是做梦吧！”

志同道合的老朋友声音合在一起走近，久别十年再会，相互拥抱了。

石光直接进入显影室，着手处理杰克·伦敦拿来的干片冲洗与放印作业。

槓隆光和杰克都在帮石光，相互交谈着久别10年的经历。

“真的吗，槓隆光作为医生也参加这场战争吗？勇气可嘉的行为。”

看了印出来的照片。“……这是？”槓隆光指着一张说道。

“凤凰城东门。”

杰克回答。

“举着联队旗的这个近卫骑兵不就是马洵吗，石光。”

“正是马洵君。”

“这个勇敢的骑兵后来中流弹倒下了，不过，幸好子弹穿过肩膀，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

槓隆光和石光显出松了一口气的表情，相互点头。杰克又打开了别的相片，列举了外国武官的名字，这是瑞士观战武官耶茨中校，这边是英国的汉密尔顿中将和文森特大尉……

这次战争中，日本和俄国双方均有欧美派遣的观战武官。俄国方面有

14个国家29名武官随同，杰克·伦敦随同采访的日军第一军有前面提到的耶茨、汉密尔顿等14位外国军官，在第二军有16名随同。

突然杰克肚子咕咕叫了。

“开晚饭怎样！去北京名菜店……”

石光说道。

“来的时候，有个很大的市场啊。”

慎隆光说道。

“对呀，慎隆光是名厨！”

杰克回应说。

“好嘞，好事不宜迟。去搞采购吧。杰克，再次拜托看门！”

石光说道。

两小时后，鱼呀肉呀、蔬菜、海藻等用料十足的慎氏菜肴摆放在餐桌上了。石光从地下室捧上来瓶子上满是灰尘的香槟酒和葡萄酒。

“啊呀，太棒了。一桌全席！”

杰克·伦敦欢呼起来。食欲大振，谈笑生风，时间转眼过去。

“杰克”，石光在喊。

“但是，特地追赶上黑木大将第一军团，渡过鸭绿江到了凤凰城，却为何要打道回府？现在起就要开始历史性大会战啦。是三十年前普法战争以来的大战役。对记者而言，我想是机会难得，不是吗？”

“实际上，我是被日军下令驱逐出境的。”

说着，杰克灰心丧气。

“从凤凰城向第一军前线出发的时候，一个日本搬运工从我的背囊里偷了肥皂，我揍了他一顿。就那样被司令部叫了去，外国随军记者打日本人，这究竟是哪门子事！不容许任何抗辩就拘留了，一周后被判强制离境处分。到大连可以搭乘日本或美国船，所以我前天才到达的。”

杰克眯起蓝眼珠子，大口叹气。

“因为司令部心胸狭窄，不够通融。”

石光说着，往杰克的酒杯中斟满香槟酒。

“谢谢。不过，够了够了。我不完全是记者……”

“那自然。你是美国作家代表。”

槇隆光说道。

“对了，我们第二军里也有日本作家代表。”

石光说道。

“回国后给我们写新作吧。”

杰克·伦敦苦笑着说：

“回国后等来的也是地狱，同战场一样啊。妻子要闹离婚。”

槇隆光和石光两脸相觑，默不作语。

杰克·伦敦将酒杯对着灯光，透过光线让自己振作起来，以这种方式说：

“请不用担心。来吧，举杯吧。有这样的说法：将香槟酒起泡瞬间当小姐来品味！”

石光对杰克的英语表达好像不明白，心不在焉的样子，脸朝着槇隆光那边看。槇隆光显出一丝苦笑。

“杰克，据我所记，好像不是这样的啊——大部分男人将小姐当一杯香槟酒在起泡瞬间享乐。谁说的呀真忘掉了啊。”

“对，的确如此。到底是谁说的呢？”

在旁边，石光重复着槇隆光的英语，开心地反复点头：

“那么，就将这香槟酒比作小姐，干杯！”

三人碰杯。

那天夜里，石光和槇隆光在相当宽敞的房间里，在铺着白色床单的床上，美美地睡了一觉。金合欢树的香气梦中缭绕。

第二天早上快到道别之时，他们聚集到摄影室里，拍了三人合影照。底片在石光手中马上冲洗放印，各自签上日期和三人名字，很小心地在胸前口袋中放好。

“侄女是《野性的呼唤》的粉丝。”

“那么，在这里有一本，我来签个字。”

这样，*The Call of The Wild* 和纪念照寄到了森宫，成了千春的珍藏品。

石光与“幸运”号事务长交涉，安排事宜，让杰克·伦敦搭乘至宇品。

在港口，大船小船、帆船来来去去，装货卸货忙得不可开交。陆续从前

线由货车往回送来的伤病员上了船,送回本土。他们乘坐的货车里,乘着昨天刚到的士兵们,朝北出发。

丢掉了拐杖的杰克·伦敦轻快地跑上船舷。榎隆光和石光从马上挥手道别,离港而去。必须快速追赶上第二军。从他们的后面紧跟着装着五捆行李的中国人驾驭的毛驴车。

3

明治 37 年(1904)7 月 9 日,第二军进军至盖平,离辽阳大约 130 公里。第一期作战以占领盖平城而告终,第二军迎来了久违的短暂休整。

中国的旧城由城墙围起,城即是街市,也叫城镇。

第二军司令部安扎在盖平城内。构成第二军的第三师团(名古屋)、第四师团(大阪)、第五师团(广岛)、第六师团(熊本)的各个野战医院扎营在城墙外侧。围在其四周的是步兵、骑兵、炮兵旅团、运输队、工兵队、预备队等宿营。周围高粱、玉米、大麻等田地一望无际,与西边天空辉映,也可想像出离大海不远。

俄军撤退后,日军入城时,城里好几万人只是在屋檐下挂上太阳旗,紧锁门户,大气也不敢出。一到天亮,人们都出来了,在广场、十字路口,以日本军队为顾客排列着各种大排档,嘈杂的叫卖声、招揽声交错在一起。

军医部在司令部隔壁,将城里的保健站直接拿来使用,军医部长室在三层建筑物的二楼。中午的气温上升到 30 度,一大群苍蝇犹如掀动的黑帘似的从窗口蜂拥而来,停在墙壁上,几乎成一片黑色。

预定在盖平滞留约十日,而长久布阵时令人可怕的是发生感染症。第二军军医部长、森林太郎军医总监召集各师团的军医部长、卫生将校,就灭蝇进行商议。如果放任不管,会对野战医院的治疗活动、部队的伙食和睡眠都造成很大的影响。

首先从清扫城市开始。按规定从道路上,挨家挨户清除不干净之物,特别是搬走大粪缸,进行彻底消毒等。

“就脚气病也有……”

第四师团军医部长后藤几太郎发言了。